# 椭圆形超燃燃烧室内燃料喷射和掺混性能研究\*

周驯黄,陈荣钱,李怡庆,滕 健,尤延铖

(厦门大学 航空航天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为了优化超燃燃烧室的工作效率和性能,针对椭圆形超燃燃烧室内的燃料壁面垂直喷射方 案,通过求解雷诺平均Navier-Stokes方程的数值模拟方法对不同燃料喷射方案进行研究,着重分析了不 同喷注位置的壁面曲率值、喷嘴直径以及反射激波干扰对流场特征及燃料掺混特性的影响。研究表明, 喷注位置的壁面曲率对燃料掺混的影响程度与喷嘴直径相关。当喷嘴直径较大时,壁面曲率值越小,燃 料的掺混效率越高,但总压恢复系数越低;当喷嘴直径较小时,壁面曲率的改变对燃料横向喷流方案的 掺混效率和总压恢复影响很小。在相同喷射动压比下,不同喷嘴直径方案的流场特征以及燃料喷射掺混 特性均存在相似性,缩小喷嘴直径能够提高燃料的掺混效率。就本文的研究状态,喷嘴直径为4mm的 方案在燃烧室出口处的掺混效率比直径为10mm方案的高出约46.7%。此外,通道中的激波/掺混层相互 干扰会大幅降低燃料穿透深度,但产生的剧烈剪切运动能够提高燃料掺混效率。

关键词: 椭圆形燃烧室; 横向喷流; 壁面曲率; 喷嘴直径; 激波干扰; 相似性
中图分类号: V235.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055 (2017) 03-0637-09
DOI: 10.13675/j. cnki. tjjs. 2017. 03. 020

# Injection and Mixing Performance in an Elliptical Scramjet Combustor

ZHOU Xun-huang, CHEN Rong-qian, LI Yi-qing, TENG Jian, YOU Yan-cheng

(School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optimize operating efficiency for a scramjet combustor, different injection cases in an elliptical scramjet combustor were numerically investigated by using Reynolds- Averaged Navier- Stokes (RANS), and effects of wall curvature of different injection positions, injector diameters and reflected shock interaction on injection and mixing performance of transverse jet were analyzed. Results show that effects of wall curvature of injector diameter, decreasing the wall curvature enhances mixing efficiency of the fuel, but damps out the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However, for the smaller diameter case, variation of wall curvature rarely affects the mixing performance and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At the same momentum ratio condition, similarities of different diameter cases. To reduce the injector diameter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mixing efficiency of the fuel. For the case studied in this paper, the mixing efficiency at the combustor outlet of 4mm injector diameter case is higher than that of 10mm case by 46.7%. Additionally, interaction between reflected shock and mixing layer in the combustor substantially reduces penetration height of the jet, but enhances mixing efficiency due to the intense shearing motion induced by the interaction.

\* 收稿日期: 2016-05-10; 修订日期: 2016-07-2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276151; 91441128); 国防基础科研项目(B1420133058);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20720140540);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6J06011)。
 作者简介: 周驯黄, 男, 硕士生, 研究领域为高超声速推进技术。E-mail: xunhuang.zhou@qq.com
 通讯作者: 陈荣钱, 男, 博士, 助理教授, 研究领域为计算流体力学。E-mail: rqchen@xmu.edu.cn

**Key words**: Elliptical combustor; Transverse jet; Wall curvature; Injector diameter; Shock interaction; Similarity

## 1 引 言

在超燃冲压发动机涉及的问题中,如何实现燃 料高效地喷射、掺混并组织点火燃烧是关键问题之 一。由于超声速主流在超燃冲压发动机通道内驻留 的时间通常仅为几毫秒,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燃烧室 中的空气和燃料很难进行高效掺混并稳定点火燃 烧。因此,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尺度内,研究人员希 望燃料与空气能够高效、充分掺混,以获得更大的燃 烧放热量以及推力,从而进一步提高超燃冲压发动 机燃烧室的工作效率及其性能。

横向喷流作为经典的燃料喷射方案之一,主要 依靠强烈的动量和质量交换迫使燃料和空气迅速掺 混,其特点是掺混效率高但总压恢复低。目前,国内 外学者针对超燃燃烧室内的横向喷流流动现象与机 理开展了许多相关研究。国际上, Adrian等<sup>[1]</sup>对多喷 嘴平板横向喷射方案进行了研究,发现在保持喷射 流量相同的条件下,采用一系列沿流向和展向的小 喷嘴替代单个较大孔径的喷嘴系统能够有效提高喷 射和掺混效率,同时降低总压损失和提高壁面冷却 效率。Toru Mai<sup>[2]</sup>和Shekarian<sup>[3]</sup>分别从实验和数值计 算方面研究斜激波和平板喷流的相互作用。研究表 明入射激波作用在喷流下游区域会增大喷流下游的 回流区,从而提高掺混效率和火焰稳定能力。在国 内, 尤延铖等<sup>[4]</sup>运用 DES(Detached Eddy Simulation) 对超声速横向喷流问题进行求解,特别关注了其掺 混流场中的三维拟序结构生成和衍化过程,指出反 向对旋涡对(Counter-Rotating Vortex Pairs, CVP)及 其向下游发展、拉伸、变形成的Ω涡结构是提高燃料 掺混效率的关键因素。随后,黄伟等<sup>[5,6]</sup>对不同几何 构型喷嘴(圆形、正方形、菱形以及椭圆形)的平板垂 直喷射方案对比分析也发现,不同构型喷嘴方案流 场中的CVP发展和变形过程各不相同,燃料掺混性 能也存在差异,其中椭圆形喷嘴的喷射方案的掺混 性能最佳。高振勋等「可研究了喷孔数目以及距离等 因素对圆孔射流的影响,结果显示增大喷孔间距与 直径的比值可获得更高的掺混效率但会降低总压恢 复系数。此外,孙得川<sup>[8]</sup>、贾真等<sup>[9]</sup>学者还较为系统 地揭示射流/主流总压比、喷射角度、凹槽底壁等因素 对横向射流流场的影响规律。

可以看到,目前针对平板或是矩形构型的横向

垂直喷流的流动特征和物理机制的研究已经较为充 分,但对类椭圆构型(圆形或是椭圆形)燃烧室内的 燃烧喷射形式的研究还比较少。而近年来,越来越 多的研究表明类椭圆形燃烧室具有矩形燃烧室没有 的优势<sup>[10-12]</sup>。如,类椭圆形能够改善燃烧室通道的 角区流动效应,提高进气道/隔离段的抗反压能力;当 流道的横截面积相同时,类椭圆形横截面具有更小 的湿面积,能够降低超燃燃烧室的粘性阻力和冷却 需求。因此,有必要尽快开展类椭圆形横截面燃烧 室的相关研究工作。

本文以椭圆形燃烧室构型的燃料横向喷注方案 为研究对象,采用Menter k-ω SST(Shear Stress Transport)湍流模型对不同喷嘴直径和壁面曲率条件下的 超声速燃料喷射方案进行计算,对比分析了喷注位 置的壁面曲率、喷嘴直径、通道内的激波干扰对超声 速流场中燃料喷射和掺混的影响规律,给出了相同 动压比下不同喷嘴直径方案喷射掺混特性的相似规 律,从而进一步揭示椭圆形燃烧室中的相关物理 机制。

# 2 物理模型与计算方法

#### 2.1 物理模型

本文构建的燃烧室结构以及燃料喷嘴尺寸如图 1所示。燃烧室为椭圆形等直通道,其长轴长2a和短 轴长2b分别为160mm和100mm。如图1左上角给出 的喷嘴尺寸示意图所示,为了使喷嘴出口处的燃料 马赫数达到1.0,燃料喷嘴由收缩段和等直段组成,喷 嘴等直段处的直径为D。喷嘴中心轴与燃烧室入口 的距离L<sub>0</sub>为60mm,与Y轴的夹角为喷嘴安装角α。

如式(1)所示,壁面曲率K定义为喷嘴中轴线处



Fig. 1 Schematic of the elliptical scramjet combustor (mm)

燃烧室横向截面上的曲率值,通过改变安装角α可获 得不同的曲率值K。本文将喷嘴分别安装在燃烧室 椭圆形横截面的长轴处(α=0°)和短轴处(α=90°),获 得两种喷嘴安装位置处的K值。动压比J为喷流出 口处的动压与主流动压之比,其定义如式(2)所 示<sup>[13]</sup>。在保持喷射动压比不变(J=1.325)的条件下, 分别对不同壁面曲率和喷嘴直径(D=4mm,6mm, 10mm)条件下的喷射方案进行数值计算,工况参数 如表1所示。

$$K = ab/[(b^{2} - a^{2})(\cos \alpha)^{2} + a^{2}]^{\frac{3}{2}}$$
(1)

式中*K*为椭圆的曲率值,*a*和*b*分别表示椭圆的 长半轴长和短半轴长,α为安装角。

$$J = \left(\rho_{\rm jet} u_{\rm jet}^2\right) / \left(\rho_{\infty} u_{\infty}^2\right) \tag{2}$$

式中下标 jet 和∞分别表示喷流的流动参数和主 流的流动参数。

 Table 1
 Injector parameters for different injection cases

Case	D/mm	$\alpha/(^{\circ})$	$K/\mathrm{mm}^{-1}$
D4-A0	4	0	0.032
D4-A90	4	90	0.0078
D6-A0	6	0	0.032
D6-A90	6	90	0.0078
D10-A0	10	0	0.032
D10-A90	10	90	0.0078

#### 2.2 计算方法

本文采用有限体积法求解含组分运输的雷诺平均 Navier-Stokes 方程<sup>[7]</sup>,无粘通量采用 AUSMDV(Advection Upstream Splitting Method Difference and Vector)二阶迎风格式<sup>[14]</sup>。湍流模型采用 Menter 提出的两方程 *k*-ω SST模型<sup>[15]</sup>,该模型在近壁的低雷诺数区和远离壁面的高雷诺数区域均具备较高的精度,因此适合于超燃燃烧室中燃料掺混的数值模拟,尤其对激波等强烈非平衡效应的现象具有较高的捕捉精度。图 2 给出了燃烧室的网格示意图,网格采用结构化网格,对喷流区域的网格进行局部加密,并保证壁面第一层网格的 *y*\*<3,网格总数为 500万。

表2给出了椭圆形燃烧室中主流和喷流的相关 流动参数。椭圆形燃烧室的主流入口采用超声速入 口边界条件,气体组分为空气,入口给定来流马赫 数、来流静压、来流总温、来流雷诺数。喷嘴入口设 置为压力入口,气体组分为氢气,喷嘴入口给定喷流 总压和喷流总温,氢气在喷嘴收敛段进行加速并在 出口处马赫数达到1.0。燃烧室出口设置为压力出 口。计算精度和收敛通过以下判据来评估:当各个 变量的残差低于10<sup>-3</sup>量级,且所有入口的总质量流量 与出口的质量流量基本相等,此时可以判定计算达 到收敛。



Fig. 2 Grids on the symmetry plane of the combustor

Table 2Flow parameters of the combustor

Parameter	Main flow	Jet flow
Gas	Air	Hydrogen
Mach Number	2.9	0.1
Static pressure/MPa	0.14	2.97
Total pressure/MPa	4.52	3.0
Total temperature/K	1917	1233
Reynolds number	2.34×10 <sup>7</sup>	3.17×10 <sup>7</sup>

## 2.3 算例验证

为了验证数值模拟方法设置的正确性,本文选取 Shigeru 的平板狭缝喷流实验<sup>[16]</sup>算例进行计算。实验模型的几何尺寸如图 3 所示,其中狭缝的宽度为 *l*= 1.0mm。考虑到模型的对称性,为了减小计算量,取 *Y* 方向的一半作为计算区域进行计算,网格总数约为 400 万。



Fig. 3 Geometry of the experiment case (mm)

实验模型的来流气体组分为空气,来流马赫数  $Ma_{z}=3.75$ ,来流静压  $p_{z}=11090$ Pa,来流总温  $T_{Lz}=298.98$ K,来流雷诺数  $Re_{z}=2.07\times10^{7}$ ;喷流气体 为氮气,喷流马赫数  $Ma_{j}=1.0$ ,喷流急压  $p_{Lj}=0.216$ MPa,喷流雷诺数  $Re_{j}=3.12\times10^{7}$ 。考虑到实 际的实验情况,计算时将主流入口设置为超声速入 口,出口设置为压力出口,喷流入口设置为压力入 口,上边界设置为压力远场边界条件,下边界采用绝 热无滑移壁面边界条件,对称面采用对称边界条件。

图 4 为计算和实验获得的平板对称轴处壁面静 压比沿流向的分布图,其横坐标是以喷嘴位置为基 准的流向距离,纵坐标则是壁面静压 p<sub>w</sub>与来流静压 p<sub>x</sub>之比。由图可以看出,本文计算得到的壁面压力 沿流向的分布与实验值以及文献[6]计算得到的数 据吻合较好,而且两者的分离点基本重合,由此可见 所采用的数值模拟方法对流场特性的捕捉较为 准确。



Fig. 4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results of wall static pressure ratios along the symmetry axis of the flat plate

## 3 燃料喷射与掺混性能评价标准

为了定量地评价和分析椭圆形燃烧室内各燃料 喷射方案的性能,本文采用总压恢复系数 $\sigma$ ,燃料穿 透深度 $h^*$ 和燃料掺混效率 $\eta_{mix}$ 作为衡量燃料喷射和 掺混特性的标准。其中,总压恢复系数定义为当地 总压 $p_i$ 的质量加权值与来流入口总压 $p_{i,x}$ 的质量加 权值之比

$$\sigma = \frac{\int \rho u p_{\rm t} dA}{\int \rho_{\rm x} u_{\rm x} p_{\rm t,x} dA} \tag{3}$$

式中*ρ*,*u*,*A*分别为网格单元中心当地的密度、速度以及横截面面积,下标∞代表主流的流动参数。

燃料穿透深度 h<sup>+</sup>用于表征燃料在燃烧室喷射方 向的分布<sup>[17]</sup>,定义为

$$h^{*} = \frac{\int \rho u w_{\text{H}_{2}} h dA}{\int \rho u w_{\text{H}_{2}} dA}$$
(4)

式中 w<sub>H2</sub>为网格单元中心当地的氢气质量分数。h表示燃料喷注方向的坐标,对于长轴喷射的方案,h为Y轴方向的坐标值,而对于短轴喷射的方案, h为Z轴方向的坐标值。

掺混效率  $\eta_{mix}$  定义为可能参与反应的燃料质量 流量和注入的全部燃料质量流量之比<sup>[18]</sup>。对于氢气 而言,其掺混效率  $\eta_{mix}$  可用式(5),式(6)表示。

$$\eta_{\rm mix} = \frac{\dot{m}_{\rm H_2,mixed}}{\dot{m}_{\rm H_2,total}} = \frac{\int \rho u \alpha_{\rm H} dA}{\int \rho u w_{\rm H_2} dA}$$
(5)

$$\alpha_{\rm H} = \begin{cases} w_{\rm H_2}, & w_{\rm H_2} \le w_{\rm H_2, \rm st} \\ w_{\rm H_2, \rm st} (1 - w_{\rm H_2}) / (1 - w_{\rm H_2, \rm st}), & w_{\rm H_2} > w_{\rm H_2, \rm st} \end{cases}$$
(6)

式(5),式(6)中, $\dot{m}_{H_2,total}$ 和 $\dot{m}_{H_2,mixed}$ 分别表示燃烧 室中喷注的氢气总质量流量以及有效用于掺混的氢 气质量流量。 $\alpha_H$ 为网格当地能有效用于掺混的氢 气质量分数, $w_{H_2,sl}$ 则表示与网格当地氧气完全反应 所需的氢气质量分数, $w_{H_2,sl}$ 应为当地氧气质量分数 的 0.125 倍。式(6)给出了 $\alpha_H$ 的定义,若网格当地实 际的氢气质量分数 $w_{H_2}$ 小于等于 $w_{H_2,sl}$ ,此时 $\alpha_H$ 等于  $w_{H_2}$ 。反之,当 $w_{H_2}$ 大于 $w_{H_2,sl}$ 时, $\alpha_H$ 等于满足完全燃 烧时的氢气质量分数。

## 4 椭圆形燃烧室内的燃料喷射和掺混性能分析

本文对不同壁面横向曲率和喷嘴直径的燃料壁 面垂直喷射方案进行数值计算,并对比分析各喷射 方案的流场形态和掺混特性。

针对表1中D4-A90算例的流动状态,图5给出 了该状态下燃烧室内喷嘴附近的流动特征图。当燃 料从壁面垂直喷入燃烧室时,燃料在出口处迅速膨 胀扩张,依靠强烈的动量和质量交换迫使燃料和空 气迅速掺混,形成掺混层。而由于燃料对超声速主 流形成阻碍,在喷嘴上游形成弓形激波。弓形激波 和强逆压力梯度共同作用在喷嘴上游壁面附近的边 界层,促使边界层发生分离,这种分离有利于燃料和 空气进行预混。由于垂直喷流处于高度欠膨胀的状 态,为了匹配喷嘴出口的压力,膨胀后的喷流由桶激 波(Barrel shock)和马赫盘(Mach disk)进一步压缩至 亚声速,马赫盘实际上是一小段将超声速喷流降低 到亚声速的正激波。在喷流下游壁面附近存在一处 回流区,其压力较低。由于桶激波前后的压力不一 致,这种不均匀的压力迫使桶激波失去对称性,向下



Fig. 5 Typical flowfield features of the transverse jet

游一侧倾斜。同时为了匹配喷嘴侧角部附近的低 压,喷流沿流线通过一系列膨胀扇继续膨胀<sup>[19]</sup>。

#### 4.1 壁面曲率对燃料喷射和掺混特性的影响

本文将喷嘴分别安装在椭圆形燃烧室的长轴处 (α=0°)和短轴处(α=90°),两处位置分别是椭圆形燃 烧室壁面曲率最大和最小的位置。在保证喷射动压 比相同的条件下,对不同壁面曲率的燃料喷射方案 进行数值计算和分析。

4.1.1 壁面曲率对喷流三维流场结构的影响

图 6 给出了喷嘴直径 D=10mm 两种壁面曲率方 案的三维流场特征图。可以看到,对于相同直径的 方案,当燃料从燃烧室长轴位置喷注(D10-A0)时,喷 注位置的壁面曲率较大,弓形激波由于受到燃烧室 横向壁面阻碍而从近壁处逐渐变形成分离激波,使 得弓形激波的三维激波面曲率和强度有所减小。随 着流场向下游发展,喷流流场特征尺度越大,两种方 案的激波形面和强度差异越明显。这些由壁面曲率 造成的三维流场结构变化最终会影响到燃料的喷射 和掺混性能。



Fig. 6 Three dimensional flowfield structures of different wall curvature cases

图 7 给出了不同壁面曲率方案总压恢复系数的 分布。结合前文的分析,对于大喷嘴直径的喷射方 案(D=10mm),长轴喷射方案的弓形激波由于受到壁 面曲率的影响,其激波面曲率和强度有所减小,从而 降低由流场激波系造成的总压损失。加上短轴喷射 方案远场中的多次激波反射会增大燃烧室的总压损 失(如图6(b)所示),因而长轴喷射方案的总压恢复 系数在燃烧室全场均具有更高的总压恢复系数。但 对于小直径喷嘴喷射的方案(D=4mm),改变燃料喷 注位置对椭圆形燃烧室的总压性能影响几乎很小, 两种方案总压恢复系数曲线一致。



Fig. 7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distributions of different wall curvature cases

### 4.1.2 壁面曲率对燃料掺混特性的影响

类似地,由图 8 给出的不同壁面曲率喷射方案的 掺混效率分布可以发现,对于喷嘴直径较大(D= 10mm)的方案,壁面曲率较小的喷射方案(D10-A90) 掺混效率整体上均高于壁面曲率较大的方案(D10-A0),其燃烧室出口处的掺混效率比后者约高出 17.6%。而当喷嘴直径较小时(D=4mm),两种壁面曲 率方案的掺混效率几乎一致,两条曲线在 0.2m<X< 0.4m的区域接近重合。



curvature cases

由于燃烧室壁面曲率的大小影响着燃烧室中反向对旋涡对(Counter rotating vortex pairs, CVP)的发

展、拉伸与变形,而 CVP 的发展、拉伸与变形则是决 定横向喷流燃料掺混的关键因素<sup>[20,21]</sup>,因此本文分析 了各喷射方案中 CVP 发展和变形的区别及其对燃料 掺混的影响。图9给出的是喷嘴直径 *D*=4mm,10mm 的不同壁面曲率方案在 *X*=0.1m 截面上有效掺混氢气 质量分数以及流线的分布。



Fig. 9 Effective hydrogen mass fraction contours at *X*=0.1m plane of different wall curvature cases

以图 9(b)中 D=10mm的两种壁面曲率方案为例,可以看到,大喷嘴直径方案流场中的 CVP 尺寸较大,在喷流近场区域(X<0.1m),长轴喷射方案的 CVP 因受到燃烧室壁面的影响而率先发生变形,使得燃料与空气掺混的速率减小。而且随着流场的发展,壁面曲率对 CVP 发展的限制越大,两种壁面曲率方案的掺混效率差距逐渐扩大,短轴喷射方案的掺混 效率整体上均高于长轴方案的。而当喷嘴出口直径较小(D=4mm)时,如图 9(a)所示,此时 CVP 的尺度相 对较小,两种喷注位置方案的 CVP 受到横向壁面影 响很小,二者的掺混效率几乎一致。

综合前文分析,在椭圆形燃烧室中,喷注位置的 壁面曲率对燃料掺混性能和总压恢复与喷嘴直径大 小相关。体现为,当喷嘴直径较大时,喷嘴安装位置 处的壁面曲率越小,燃料的掺混效率越高,但总压恢 复系数越低;当喷嘴直径较小时,改变壁面曲率对燃 料喷射的掺混效率和总压恢复影响几乎很小。因 此,在配置椭圆形燃烧室中的燃料喷嘴位置时,应考 虑喷嘴直径的影响规律,以获得最佳的工作效率。

#### 4.2 喷嘴直径对燃料喷射和掺混特性的影响

在保持动压比不变的条件下,本文将围绕喷嘴 直径对燃料喷射和掺混性能的影响规律进行研究, 选取的喷嘴直径D分别为4mm,6mm,10mm。为了避 免弓形激波在通道内的反射干扰到燃料的喷射掺 混,三种燃料喷嘴均安装在椭圆形燃烧室的长轴位 置处,并分别标记为D4-A0,D6-A0,D10-A0。

图 10给出了不同喷嘴直径方案对称面上坐标无 量纲化得到的喷流近场流场特征,图中的黑线、白 线、云图分别表征 D4-A0,D6-A0,D10-A0 三种方 案。可以看到,在相同的喷射动压比下,对相应的喷 嘴直径无量纲之后,各喷嘴直径方案流场中的弓形 激波、桶激波和分离区等流场结构的尺度和位置几 乎一致,这表明对称面上的流场特征尺寸、位置均与 喷嘴出口直径 D 基本成正比关系,各喷嘴方案无量 纲化后的近场流场保持相似性,喷流的弓形激波、分 离区以及桶激波等典型流场特征尺度随喷嘴直径增 大而增大。



Fig. 10 Near-field flow features at the symmetry planes of the different diameter cases

为了探究不同喷嘴直径方案之间的燃料掺混特 性是否也具备相似性,图11给出了不同喷嘴直径方 案的燃料穿透深度分布。根据文献[22]提出的燃料 穿透深度通式(式(7)),推导得到相同动压比条件下 不同喷嘴直径方案燃料穿透深度之间的关系式见式 (8)。式(7),式(8)中的δ为喷射位置的边界层名义 厚度,J即动压比。基于图11中的D4-A0和D6-A0 两种喷射方案的燃料穿透深度沿程分布,通过式(8) 的关系式拟合D10-A0方案的穿透深度,分别得到图 中的D4->D10和D6->D10两条曲线。通过对比可以 发现,除远场激波干扰区域(X>0.5m)外,两条拟合得 到的曲线与D10-A0喷射方案实际的燃料穿透深度 分布基本吻合,这证实相同动压比下的不同喷嘴直 径方案的燃料穿透深度存在相似性,且喷嘴直径越 大,燃料穿透深度越高。

$$\frac{h^{+}}{D} = 4.20(J)^{0.30} \left(\frac{\delta}{D}\right)^{0.057} \left(\frac{X}{D}\right)^{0.143}$$
(7)

$$h_2^+ = \left(D_2/D_1\right)^{0.8} h_1^+ \tag{8}$$

图 12 为不同喷嘴直径方案的燃料掺混效率。结 合图 11 和图 12 可以发现,保持喷射动压比不变,随 着喷嘴直径的增大,燃料喷射的穿透深度随之提高, 但燃料的掺混效率却是随之降低的,燃料的穿透深度和掺混效率基本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因此,根据式(8)以及穿透深度和掺混效率的关系,可获得不同喷嘴直径喷射方案燃料掺混效率的关系式,如式(9) 所示。基于 D4-A0和 D6-A0两种方案的燃料掺混效 率分布,运用式(9)分别拟合 D10-A0喷射方案的掺 混效率曲线,得到图 12中的 D4->D10和 D6->D10两 条曲线。对比发现,除远场激波干扰区域(X>0.5m) 外,三组曲线基本吻合,不同喷嘴直径方案的燃料掺 混效率基本满足式(9)中的关系。这也表明,对于有 限尺寸的燃烧室而言,缩小喷嘴直径能够获得更高 的掺混效率。就本文研究的流动状态,在燃烧室出 口位置(X=0.54m), D=4mm喷射方案的掺混效率比 D=10mm方案的高出 46.7%。



Fig. 11 Penetration heights of the different diameter cases



Fig. 12 Mixing efficiencies of the different diameter cases

$$\eta_2 = \left( D_2 / D_1 \right)^{-0.8} \eta_1 \tag{9}$$

由此可见,在相同的喷射动压比下,不同喷嘴直 径方案的流场特征以及燃料掺混特性具备相似性, 缩小喷嘴直径能够提高燃料的掺混效率。

#### 4.3 激波干扰对燃料穿透和掺混特性的影响

前文研究发现,喷流流场的弓形激波会在燃烧 室通道中发生反射(如图11的D10-A0方案X=0.5m 处),进而影响燃料的穿透和掺混特性,而该现象在 平板喷流中是没有考虑的。因此本文针对激波反射 对椭圆形燃烧室燃料掺混特性的影响开展相关 研究。

图 13 中给出的 D4-A90, D6-A90, D10-A90 喷射 方案的燃料穿透深度曲线可以看到, 三者远场区域 的燃料穿透深度均出现拐点且大幅降低。而随喷嘴 直径的增大, 拐点出现的位置前移, 燃料穿透深度下 降幅度(波峰和波谷的差值)越大。但在 D4-A0, D6-A0 方案的曲线中却没有发现这一现象。



Fig. 13 Penetration heights of different injector configurations

图 14 展示了不同喷射方案燃烧室内的激波反射 现象。由图14(b),(c)可以看出,当燃料从椭圆短轴 喷射时,弓形激波的反射点比较靠前,反射激波会干 扰到燃烧室下壁面的掺混层,从而改变激波干扰区 域掺混层内的气体流向,迫使部分的氢气朝壁面扩 散。此外,图15给出了不同喷射方案X方向截面上 的氢气质量分数分布和流线图。以图15(b)为例,对 比D6-A90方案激波干扰前、后X方向截面上的氢气 质量分数分布和流线可以发现,反射激波与CVP的 相互作用使得流场中的 CVP 发生变形,降低氢气沿 喷射方向的扩散速度,从而导致燃料穿透深度迅速 降低,因此图13中短轴喷射三种方案的穿透深度曲 线在激波干扰区域出现拐点。同时对比图14的(b), (c)可以看出,随着喷嘴直径增大,弓形激波越强,激 波反射点越靠近燃料喷注位置,由激波干扰造成的 拐点随之前移,燃料穿透深度下降的幅度增大。而 且当燃料从长轴喷射时,弓形激波的反射点较后,对 于有限尺度的燃烧室通道而言,一方面反射激波不 容易干扰到喷流远场的掺混层,另一方面反射激波 的强度沿流向逐渐变弱,由激波干扰造成穿透深度 下降的幅度比短轴喷射方案的更低。在反射激波的 作用区间,D10-A90方案燃料穿透深度下降的幅度 是D10-A0方案的1.76倍。



Fig. 14 Shock interaction phenomena in the combustor



shock interaction for D6-A90 case



结合图 8 和图 13 还可以看出,在激波干扰区域, D4-A90 和 D10-A90 喷射方案的燃料穿透深度虽然 大幅下降,但其燃料掺混速率却进一步提高,两种方 案在激波干扰区域的穿透深度和掺混效率并不是简 单的正相关。这是由于反射激波在迫使燃料朝壁面 流动的同时,也使得空气往壁面处汇聚,有利于两种 气体的接触与混合。同时反射激波与掺混层相互作 用产生剧烈剪切运动,促进燃料与空气进一步掺混, 从而提高远场区域的燃料掺混效率。因此,燃烧室 通道内的激波干扰虽然会降低燃料沿喷射方向的扩 散,但能够进一步促进燃料掺混。

#### 5 结 论

本文对椭圆形燃烧室内的燃料横向垂直喷射方 案进行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当喷嘴直径较大时,喷嘴安装位置处的壁面 曲率越小,燃料的掺混效率越高,但总压恢复系数越低;当喷嘴直径较小时,改变壁面横向曲率对燃料喷 射的掺混效率和总压恢复几乎没有影响。

(2)在相同的喷射动压比下,不同喷嘴直径方案的流场特征以及燃料掺混特性具备相似性,且缩小喷嘴出口直径能够提高燃料的掺混效率。就本文研究的流动状态,喷嘴出口直径 D=4mm 方案出口处的 掺混效率约比 D=10mm 方案的高出 46.7%。

(3)燃烧室通道中的弓形激波反射干扰掺混层 会造成燃料穿透深度大幅下降,但产生的剧烈剪切 运动却能进一步促进燃料掺混。当喷嘴布置在椭圆 短轴时,弓形激波反射点较前,反射激波较强,由激 波干扰造成燃料穿透深度下降的程度大于长轴喷射 方案。在反射激波的作用区间,D10-A90方案燃料 穿透深度下降的幅度是D10-A0方案的1.76倍。

综上所述,在壁面曲率小的位置采用适当直径 的喷嘴进行燃料喷注,可使得椭圆形燃烧室在获得 较好的掺混效率的同时,兼具较高的总压恢复性能, 同时应避免椭圆形燃烧室内的反射激波对于掺混区 的干扰。

#### 参考文献:

- Pudsey A S, Boyce R R.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f Transverse Jets Through Multiport Injector Arrays in Supersonic Crossflow [J]. Journal of Propulsion and Power, 2010, 26(6): 1225-1236.
- Mai T, Sakimitsu Y, Nakamura H, et al. Effect of the Incident Shock Wave Interacting with Transversal Jet Flow on the Mixing and Combustion [J]. Proceedings of the Combustion Institute, 2011, 33(2): 2335-2342.
- [3] Shekarian A A, Tabejamaat S, Shoraka Y. Effects of Incident Shock Wave on Mixing and Flame Holding of Hydrogen in Supersonic Air Flow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14, 39(19): 10284-10292.
- You Y, Luedeke H, Hannemann K. Injection and Mixing in a Scramjet Combustor: DES and RANS Studies
   [J]. Proceedings of the Combustion Institute, 2013, 34 (2): 2083-2092.
- [5] Huang W, Liu J, Jin L, et al. Molecular Weight and In-

椭圆形超燃燃烧室内燃料喷射和掺混性能研究

- [6] Wei H. Design Explor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Transverse Jet in a Supersonic Crossflow Based on Data Mining and Multi-Objective Design Optimization Approach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14, 39(8): 3914-3925.
- [7] 高振勋,李椿萱. 几种超声速横向射流方案混合特性的数值研究[J]. 中国科学:技术科学,2011,41(7): 1010-1020.
- [8] 孙得川,蔡体敏. 超声速流动中横向射流流场的影响 参数[J]. 推进技术, 2001, 22(2): 147-150. (SUN De-chuan, CAI Ti-min. Effecting Parameters of Supersonic Flowfield with Secondary Injection[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 2001, 22(2): 147-150.)
- [9] 贾 真,朴 英,吴 迪. 浅凹槽底壁横向燃料喷射 对流动和燃烧特性的影响[J]. 推进技术, 2013, 34 (1): 81-87. (JIA Zhen, PIAO Ying, WU Di. Effects of Transverse Injection from Bottom Wall of Shallow Cavity on Flow and 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upersonic Combustor [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 2013, 34(1): 81-87.)
- [10] Smart M, Ruf E. Free-Jet Testing of a REST Scramjet at Off-Design Conditions[R]. *AIAA* 2006-2955.
- [11] 黄 伟, 王振国, 罗世彬, 等. 高超声速乘波体飞行器机身 / 发动机一体化关键技术研究[J]. 固体火箭技术, 2009, 32(3): 242-248.
- [12] 黄 伟,罗世彬,王振国.临近空间高超声速飞行器
   关键技术及展望[J]. 宇航学报, 2010, 31(5): 1259-1265.
- [13] Gruber M R, Nejadt A S, Chen T H, et al. Mixing and

Penetration Studies of Sonic Jets in a Mach 2 Freestream [J]. Journal of Propulsion and Power, 2012, 11(2): 315-323.

- [14] Yasuhiro W, LIOU M. A Flux Splitting Scheme with High- Resolution and Robustness for Discontinuities [R]. AIAA 94-0083.
- [15] Menter F R. Two-Equation Eddy-Viscosity Turbulence Models for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J]. AIAA Journal, 2012, 32(8): 1598-1605.
- [16] Aso S, Okuyama S, Kawai M, et al. Experimental Study on Mixing Phenomena in Supersonic Flows with Slot Injection [R]. AIAA 91-0016.
- [17] 谭大刚, 唐功建, 宋冈霖, 等. 气动斜坡/ 燃气发生器 方案燃料掺混性能研究[J]. 航空发动机, 2015, 41 (1): 41-47.
- [18] Doster J C, King P I, Gruber M R, et al. In-Stream Hypermixer Fueling Pylons in Supersonic Flow [J]. Journal of Propulsion and Power, 2009, 25(4): 885-901.
- [19] Viti V, Neel R, Schetz J A. Detailed Flow Physics of the Supersonic Jet Interaction Flow Field[J]. Physics of Fluids, 2009, 21(4).
- YOU Y, Lüdeke H, Hannemann K. On the Flow Physics of a Low Momentum Flux Ratio Jet in a Supersonic Turbulent Crossflow [J]. Europhysics Letters, 2012, 97 (2): 24001-24006.
- [21] Fuller R, Wu P K, Nejad A, et al. Fuel-Vortex Interactions for Enhanced Mixing in Supersonic Flow[C]. Lake Buena Vista: 32nd Joint Propulsion Conference and Exhibit, 1996.
- [22] Mcclinton C R. Effect of Ratio of Wall Boundary Layer Thickness to Jet Diameter on Mixing of a Normal Hydrogen Jet in a Supersonic Stream [R]. NASA-TM-X-3030.

(编辑:梅 瑛)